

《華嚴宗》 第十七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怎樣無處不在？讓一樣事物的種子，都互相周遍的。既然互相周遍，就不互相障礙了。這樣，就從種子立論。然後講得通「事事無礙」。這個歐陽漸初期的將它來這樣解釋。那麼可以的，勉強這樣解釋，可以的。所以，如果是真正要講華嚴宗，也要接受唯識宗的種子說，那就可以講得通，否則講不通。那麼後來，禪宗那些，六祖講的「一即一切」，就「一切即一」，是嗎？怎樣叫做「一即一切」？你講給我聽。

聽眾：「一」是真如體顯現，包含着全部。

羅公：「一」就本體，是嗎？「一切」？

聽眾：現象界。

羅公：是，現象界的。

「理」即事，就「事」即理，「一即一切」了，是嗎？「理事無礙」，是嗎？「一切即一」，「事」即是理。「理事無礙」，如果是這樣。但是禪宗就很「精」（聰明），它無講、它不講「事事無礙」，六祖又無（講）。他講到前三個為止，他不講第四個的，是嗎？這個就是現象與現象間的本質上的關係。這個，將它來到解釋，有些就已經這樣來到解釋。凡是現象都是相對的，這樣它不用唯識家的種子論，凡是現象都是相對的。譬如左手和右手，是相對的。無左就不成右，看上來是相反的，這些是片面的。從另外一個角度看，是相成的，無左又怎會有右？無小就不成大，是嗎？無大就不成小了。所以，左就用來助成右的，右就助成左的。無眾生就不無佛的，所以有佛者就因為有眾生也。

所以有眾生就助成你叫做佛。如果無那個佛，就無所謂叫做凡夫、無所謂眾生。那麼所以無凡就不成（佛），你這些眾生就不成為眾生。無善，你就不成，這些惡就不能叫做惡。無那些惡的和你相比較，你就所謂善者，就無所謂叫做善。這樣解釋，這樣解釋只是兩樣東西助成而已，是嗎？那麼然則無礙者，就互相助成，即是不礙這個

也。若相反而實相成，是這樣解釋的。如果這樣解釋，就是人都知道。何須你講的那個「事事無礙」那麼「巴閉」(威風)。

這樣，此是為四法界。他入觀的時候，就覺得這個宇宙，這個本體將那個……這個宇宙將那個本體孤立了它，來到觀察本體。一切現象都有了本體造成的，現象都是「假」的，只有一個本體而已。是這樣，那個本體是那個真常的心，那個心體了。只有這樣東西的，其餘都無的，那就觀。入這個「理法界觀」，那麼「理法界」不是空寂的，它由「理法界」為因緣，然後生起森羅萬有的「事法界」的。由那個「理法界」呈現成為「事法界」，跟着「事法界」就甚麼都有了。有星雲，又有無數那麼多的太陽，又有甚麼，甚麼都有。

從這個事，那個事，萬殊的這樣事，這樣。那就觀這個宇宙，那個「事法界」裏面，「重重無盡」這樣。由一重一重，一重又一重，互相攝入，「重重無盡」。這樣，兩邊就是孤立開來看而已。把那個理，把宇宙中的那個理，即是真如孤立出來看，就叫做「理法界」。孤立了那個現象來到看，不講那個本體就叫做「事法界」。觀仍然是片面，於是把兩個，兩個是無礙的，互相融和的這樣，這個「理」，真如「理」，和「事」互相融合的來到觀它，相即相融，那就入觀，入到這個「理事無礙法界觀」。再進一步，事與事，每一樣事都是真的。為什麼？因為每樣事都是真如，都是真的。大家都是真的。是那些凡夫執著，就覺得它相反。如果用超一級的智慧來去看，是相成，是無礙的。

「事事無礙法界觀」。妙就幾妙的，但好美的。不過就是講真的，是有些問題了，講了講了，思想之美，無東西美得過它。這樣，思想才能夠通過名理，通過邏輯，而又經得起認識論的批判，是比較真確些的，就唯識宗最好。但是講唯識宗就不美的，不美的，不美到極！還有一些眾生成不到佛的，最不美的，最醜的這件事是最不美的，有些眾生成不了佛的這樣。這個宇宙醜陋得這樣的，但它就美了。到處都是真如，「無往而不真，一真一切真」。「無往而不真，無往而不圓，無往而不常。」

你說它「不常」、「無常」，這些片面看而已，其實它就體論體，樣樣東西都是真常的。「無往而不真」，「無往而不常」，所以這種思想，就打火、吐痰都是真如，打火、吐痰都是佛性。是嗎？

這樣便是很美？是嗎？全部將整個宇宙來到美化了它。那麼由於它「事事無礙」，這種這樣的思想。於是，就於是「整到落」(應用於)文學那裏，就「一花就一世界」了，「一葉一如來」了，一花本來就一朵花而已，怎會即是一世界？很容易解釋的，你現在懂，個個懂得解釋的。一朵花，一朵殘花都好，都是真如本體。即是我們佛性的顯現，它的本質就是整個宇宙的佛、的真如來的。即是何止一個世界，無量無邊世界。都是一朵花攝，一朵花的體，即是無量無邊世界之體。

攝入無邊世界，無礙了。無邊世界攝入一花，「納芥子」，不是，「納須彌於芥子」。「須彌山」，喜馬拉雅山那麼大，納入一芥子，小芝麻般那麼「大粒」(很小粒)的芥蘭子。為甚麼？就體論體，喜馬拉雅山雖大，和我們這個芝麻體有何分別？「一花一世界」了。這個世界者，指這個世界的實體真如，即是我們的佛性。「一葉一如來」，這個如來不是說那個化身如來，是那個如來的法身，無形無相的真如體，每一塊葉都是如來法身的顯現了。那麼，你說多美？那麼這種思想又影響到文學，蘇東坡，他說「溪聲盡是廣長舌」，我會寫錯一兩字都不定，但那個大意如此。「山色豈非清淨身」了，幾美。

這個便是「理事無礙」、「事事無礙」那些東西來的。他說我們，他說佛，《阿彌陀經》，他說佛，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時候，他好似將那條舌頭，講說法，那條舌頭大到，「三千大千世界」都被他那條舌頭蓋過的。即是說他，意思即是說釋迦牟尼佛所講的道理，盡宇宙之理，如果釋迦牟尼佛那麼奇怪，那條舌頭一伸出來，蓋過了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不得了！別人嚇死了，是嗎？釋迦牟尼佛就出「廣長舌」，然後能夠遍覆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。他又說釋迦牟尼佛那個「法身」，那個「毗盧遮那佛」的法身，又說是無形無相的這樣。他說這樣，所以他說所以如果懂得這套，華嚴宗、

這套道理」，不用去佛，不用去極樂世界裏，拜「阿彌陀佛」。

亦不用去佛寺裏面，拜那個木頭，我們去那些山明水秀的地方，聽見那些溪水那麼流，他說這些溪水之聲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用他那條廣、又廣又長的舌頭說法的聲。為甚麼？釋迦牟尼佛說來說去，都是說那個真如而已。那些溪聲不就是真如？還哪裏有真如？那些潺潺聲的溪聲就是真如了。所以，遊山玩水的這個時候，聽到潺潺聲的溪聲，就是聽到佛說法。你明其理？不用的。不用說去「西天」找佛的。就是聽一聽溪聲，就是聽到佛說法了。他說我們要去，不用再去極「極樂世界」看那個「阿彌陀佛的萬億紫金身」了。不用看的，就去甚麼？山明水秀那些地方，看一片山色的美麗。他說這個山色這麼美麗，就是真如的顯現。而真如就是「阿彌陀佛」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身。由它顯現的，所以我們看見那麼美的山色，就是當下我們就瞭解這個就是佛的法身。「山色豈非清淨身」

，

聽眾：它豈非？

羅公：那不是？豈非也，難道，「豈」即是難道，非就不是。那麼美的山色，難道不是佛的清淨法身這樣？

是的，他一點都沒錯。就華嚴宗講法，一毫一釐都無錯。但只得一個講字，得一個講字，美則美矣，是嗎？講你唯識宗那些，哪有那麼美的，哪有這個，哪有有些那麼美的思想？是嗎？所以我說，我最初學讀，讀甚麼的？我最初不是學唯識的，我讀《大乘起信論》。學《金師子章》，學這種學說的。讀華嚴的。覺得美，美到極啊！後來，美就美一件事而已，是嗎？有時候，美而不真，這樣都是不可以的這樣。但現在回頭看看，覺得它只是真心不可以的。是要這麼美才可以。那麼就變了毫無執著。

你說這個人生幾美，人生無處不美的，拿着一個芋頭來食，當你覺得好味的時候，肚子餓的時候，和吃鮑翅有何分別？鮑翅又是真如的顯現，那個芋頭都是真如的顯現，是嗎？吃芋頭就是吃真如了。吃鮑翅亦不過是吃真如(之)意，那個時候無所謂

了。美到極！人生如此就真的美到極了！你說這個人生亦是甚麼？美的人生。藝術的人生，你講到藝術的人生，最藝術，最美的了。如果時時抱這種觀點，哪裏還有憂？無憂的。就是「知足不欲」。「晚食而當肉，安步而當車」，不用做富貴，不用(做)富貴侯王的，不用的。而樣樣事物「無入而不自得焉」，可以，真的好，真的好到極！那麼，所謂四法界，好就是真的明白。這個即是將我來用洗淨我的「思慮」，真的好，好到極！那麼，四法界講了。

好了，現在就講它甚麼？應該「六相」、「十玄門」，是嗎？「四法界」就第二點，第三點，「六相」、「十玄門」，就直接這樣寫，因為《金師子章》就不止「六相」「十玄門」，是嗎？包含一切了。《金師子章》裏面分十點來講的，與其這樣，我食完出來，嘔吐出來，不如你們就是看、直看賢首的那套，他最拿手而又最好的，準備講給皇帝聽，他當然想，前一晚就想好，想得很整齊的。武則天請他去講的，是嗎？那他要講服武則天，所以他一講就講服武則天，就做他的「大護法」。那麼，我們看這個《金師子章》了。《金師子章》，這個「師」字和這個「獅」字通用，那個「師」字原來就是「獅」子的那個字來的。那他就因為講「六相」、講「十玄門」，講到甚麼？講到「重重無盡」，講到「事事無礙」，之前那些部份，武則天都明白。講到「事事無礙」，武則天就不是很明白，表示不是幾明白。不是幾明白，於是他就指着那個殿前那隻金獅子。

他說「請陛下叫人取幾面鏡來」這樣，說取幾面鏡來，就即刻取了。四面鏡在這裏，他說「請陛下去看一看，看看鏡裏面那些金獅子，能夠數得盡(不)數得盡。確是，一隻金獅子，以一隻金獅子為緣，是嗎？那產生了「重重無盡」的金獅子在這裏，是嗎？這個法界，這個宇宙的「相」虛假，但是那個金獅子才是真的。「重重」是假，金獅子是真。即是宇宙的現象，樣樣都是假，但這個真如不是假的，真的。而是這個真如一顯現，而成為「重重無盡」的法界。

好似「重重無盡」，無盡到好似「帝釋」那個網那樣，叫做「帝網重重」。華嚴

宗講那個「帝釋」，走來見佛，走來禮佛。那些人就用這個「帝釋」的那個網，「帝釋」即是道教徒那個「玉皇大帝」，又好似是基督教那個上帝那樣。他說這個「三十三天」那個主人，那個「帝釋」，那個「帝釋」，為甚麼叫做「帝釋」？他是「天帝」，上帝來的，「天帝」來的。他的名字叫做釋提桓因(陀羅)，那個「天帝」阿釋提桓因(陀羅)那個網。他的頭上，他有神通力，他有一種俱生的莊嚴，俱生的神通。他坐在那裏，自然變現出，上面一個好似羅傘一個網。那個網一看下去，一在那個網的一面去看，就看到各面都現出來。

各面之中，又有各面，各面之中，又有各面。即是好似那四塊鏡對着金獅子那樣，「重重無盡」的。這個叫做「帝網重重」。他說這個宇宙的緣起，宇宙的關係，他說無邊的宇宙的關係，就好似「帝釋」的那個網「重重不盡」的。它華嚴宗的、《華嚴經》的，賢首法師就用他這種那樣的，由「帝網重重」，而搞出那個四面的鏡，那個金獅子。那就於是就用金獅子來到講，他本來準備了一套說法了。不過，武則天不明白，他就用一隻金獅子來譬喻。講完之後，他即刻回去，將那套講法寫成一篇文章。

其實，他將那個稿來改正而已。就《金師子章》了。現在那些《中國哲學史》，講到這裏，就直接用《金師子章》，甚麼撇清，就只是《金師子章》而已。馮友蘭那本《中國哲學史》，講到這個華嚴宗，就直接解釋《金師子章》，他算是少數了。他解一解釋《金師子章》那「十重」就講完了。這樣了，很簡陋，那這個《金師子章》，就(在)宋朝有一位和尚，「晉水」一個地方名稱。「晉水沙門」，即是那個出家人，叫做淨源。這個宋朝的和尚，就替這個《金師子章》做一個注解，就叫做《雲間類解》，即是分類，《金師子章》分做「十門」，分做「十門」來到解釋。他就分類來到講，分門來到解釋它。

那麼，下面開首那裏，就有一首〈序〉。那首〈序〉就回去你自己那裏看看，那個〈序〉之後，就跟着上面那欄，跟着《華嚴金師子章》，這個題目。是賢首法師這

篇文章的題目。那篇題目叫做《金師子章》，後人就因為它是發揮華嚴宗的道理，所以加「華嚴」的兩個字，即是華嚴，依據《華嚴經》，就用金獅子，借這個金獅子為緣而發揮那個道理。所以叫《華嚴金師子章》。那我們看看那篇〈序〉，就知道所謂《雲間類解》，就那個地方名稱。那間(是)他那個和尚所住那個小樓房，那叫做「雲間閣」，是嗎？他叫做《雲間類解》，我們就不必理會它的。

《華嚴金師子章》，這樣，這個是題目來的。旁邊那裏作者的題，隔一行，作者，劃，用紅筆劃它的。《華嚴金師子章》那用紅筆劃了它，表示它是題目。下面那個作者，作者(是)「京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」，「京」當時指就是長安，「京兆」是長安。「京兆」裏面，那間寺，賢首法師住在那間寺叫做「大薦福寺」。他是大薦福寺裏面的首席法師，「大薦福寺」。沙門法藏即是賢首法師，說他述的這樣。那麼這個是作者，下面了。中間那欄，第八行，這個就《金師子章》裏面的「子目」，目錄來的。賢首法師自己定的目錄。「初明緣起」，這四個字，是原來的。那麼怎樣明緣起？這樣講，他說這個世界，本來這個「真如一味」的，這個真如。

就這個真如，它就「無住為性」，不守自性，它無一個固定的自性。所以遇着緣，就起作用了。一起作用，就生出一個現象界出來這樣，所以這個一心，這個(「心」)造成這個世界、這個宇宙是一個「心」。這個「心」你留意它，這個是，這個不是每個人的「心」。這個就是甚麼？宇宙心來的。一個宇宙心，一個 universal mind，一個宇宙心。這個宇宙心本來就它的體質，就一片清淨的真如，就它的「體」來講，是一片清淨的真如來的。但這個真如，因為它以無住為性，那個《大乘起信論》的〈序〉就是這樣講的，「無住為性，就隨派分歧」。

它不固定保守，不保持着它自性，如果你固定保持着它那個自性，就有執了。那個真如就無執的，所以它不守自性。不守自性，遇着緣，它就現出萬象了。這樣，萬象就生生滅滅的，真如就是體了。又即是理了。這個「生滅界」的，即是用了，亦即是事了，即是現象界了，這個一個宇宙心，一方面就它的本質來講，本體來講，就是一件

清淨的真如。「不生不滅，無形無相，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」，就它所顯現出來的作用來到看，它那個現象界就是，那個現象界每一個剎那，都一生一滅、一生一滅、一生一滅，真如就不生不滅的，現象界就生生滅滅的，所以這個「一心」就包含「兩門」，叫做「一心二門」。一個就「真如門」，一個就「生滅門」。

這個「一心」就總攬「二門」，真如就猶如水，這個「生滅門」就猶如波了。「水不外波，波不外水」。就「真如門」來講，這個就是「理法界」。就「生滅門」來講，就「事法界」。就它兩者的關係來講，不即不離，(就)關係來講，「理事無礙法界」。單就事那方面來講，每一事都是真如的顯現，就這點來講，就不相障礙的，就變了「事事無礙法界」。那麼那個真如，就「本來一片清淨」。遇着緣就起用了，生起萬象界了。來到這裏，他有一個大漏洞了，緣在何來的？那個緣在真如內，抑或真如外。是嗎？你說緣在真如內，那個真如忽然起那個妄念。真如怎樣忽然起妄念？既然「一片真如」的，清淨的，何以起「妄念」？如果它會起妄念，即是不夠清淨。好了，還有我們成了佛之後，就證得真如。

生死輪迴滅了，就永恆，是一個永恆世界裏面，永恆的「真如界」裏面，又會不會忽然起一個妄念？他說那時候不會的了。好了，這樣又問，在邏輯上，為甚麼舊時會，現在又不會這樣？你說它有一個經驗，就不會的了這樣，是嗎？你說如何證明有了經驗就不會，即是好多問題的這裏。而且這樣，有無這個時候，證有真如，就無生滅的，有無這種情況？抑或有真如，就有生滅？如果有真如，就與生滅同時，就無甚麼大問題，一體一用，是嗎？如果你說先有真如，就後變有生滅，生滅就有問題了。唯識宗就「精」(聰明)了，無始以來就是有真如，無始以來就是有生滅。就體而論，就叫做真如，就用而論，就叫做生滅。大家都是無始，所以不能說有先後，不是說要待緣而起，不需要這樣。它以真如為緣，為因緣而產生「生滅界」。這樣，生滅的現象界的，產生的，但有問題的。他這處明緣起，講宇宙如何由這個因緣，不是，如何由真如為緣，而產生這個生生滅滅的現象界，這樣來解釋這「一門」，叫做「緣起門」。

那他這處，我解一解這一處給你聽，他那個注，那個和尚的注，他說「夫至聖垂教」以因緣為宗，至聖者(是)釋迦牟尼佛，他說「垂」那些教訓給我們。就甚麼都要講因緣的。以因緣為宗的，他說「緣有內外之殊」，和「世出世間之異故」，「之異」應該那句，應該「之異」在那裏。那個「異」字那裏要落圈才對的，是嗎？那就標第一就「明諸緣起」也。那個緣有兩種，緣就原因，由一個原因而產生結果的，叫做緣起。由原因而引起結果，叫緣起。那個「緣有內外之別」，「內」就眾生「生死輪迴，叫做「內緣」。由我今世起無明，而作了些惡業，就引生第二世的輪迴這樣，這些叫「內緣」，眾生身上的緣。

「外緣」又如何？「外緣」者，眾生身體以外的，例如有一粒穀，那麼那粒穀為因，就遇着一些雨露、泥土、太陽這樣，有農夫去耕作它，這些為緣。這些緣就是條件了，有了「緣」，有了因素，有了條件，一會合，就產生那棵禾了。這些是身體，眾生身體外的緣。所以，講到緣起，有「內緣起」、有「外緣起」之分。但是「內緣」、「外緣」都好，都是由那個真如，因為那個真如不守自性，以「無住為性，隨派分歧」而產生的這樣。「緣有內外之殊」，不只有「內外之殊」，還有「世出世之異」。「世」者世間，世間的緣，作那些有煩惱的業，而生生世世生死輪迴。這些是世間的緣，而產生世間的果。

這些叫做世間的緣起了。出世又怎樣？你「滅」了那個無明、「滅」了那個「貪瞋癡」，不作惡業，以這個，「滅」了這個有煩惱和那些惡業為緣，以這樣為「緣」，而產生出世的成佛、成聖人的果。這樣，這種叫做「出世的緣起」。「世出世之別」，不論世出世也好，內也好，外也好，都是這種緣起，都是由最到頭來溯，追尋到最初的，最後的原因，都是由那個真如不守自性，一遇着緣，就生起這個萬象。這個就叫做第一。就明緣起。那麼，然後，那我先解釋了這個第一、「明緣起」。第二，我就讀完，而不先解釋它。到了「第二門」才解釋它。二、就「辨色空」，隔兩行，二、「辨色空」，就先劃了它。這個亦都是它原來的。就到，隔一

行，隔兩行，三、就「約三性」，看到嗎？「約三性」。又隔兩行。四、就「顯無相」。又隔兩行。五、「說無生」，又隔兩行。六、就「論五教」，又隔兩行。七、就「勒十玄」，又隔兩行。八、就「括六相」，下面那欄，第三行了。九、就「成菩提」，又隔兩行，十、「入涅槃」。

《金師子章》的內容，很好條理的。這個文章，非常之有條理。好似現在那些初中學生作文，先生要他先寫了綱要，然後一段、一段講這樣。現在的初中生作文章那些，那些老師教國文。很多都是叫他(學生)先寫了綱要，依照那個綱要，逐點講的。他這套，原來這套東西那些，賢首國師那班人，已經，一千年前已經行至在前，這種東西。那現在先講它的第一，下面那欄，第九行，低兩格那裏，「明緣起」第一了。這個小標題了。那就先讀了那個本文，這個《金師子章》的本文，「謂金無自性就隨工巧緣」，隔一行。「遂有師子相起」，又隔兩行，「起但是緣就故名緣起」，這樣，就是這麼多句。這個第一，第一個，第一章了，這個裏面的。

我們第一個本文了。他「謂金無自性」，金無它自己的本身的。這個甚麼？那個金就用來譬如那個真如了，真如以「無住為性」的，即是不守，不守着它固定自性。外人就批評它，說它不守，真如不守自性，就(是)不好的批評。他就當好東西，那個真如，因為它，因為它不死守着那個自性。所以它就能夠現出善的東西，又能夠現出惡的東西。如果它偏守着善的方面，世界就無惡了。如果它偏守着惡方面，世界就無善了。正是它不守自性，大公無私，所以善的，它又產生，惡的又產生。即是說這個，你如果用那些基督教的泛神論來講，這個真如就是一個無乎不在的，遍滿於自然界的「神」。這個神大公無私，不限於一面，不固定死守於一面的。所以他兼容並包，現起，善固然是現出來，惡都現出來。那個金，就用來譬喻真如了。金就無自性了，無一個固定，固定不變的性格，是嗎？所以它，那這裏你就看回那個《大乘起信論·序》了。

以「無住為性」，就「隨派分歧」了。好了，那麼金無自性，根本不會變出獅子

的，即是那個真如，一片清淨。本來不會變出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的。它但是金雖無自性，「隨」，隔一行，隔一行了，不是，都是那一行。「隨工巧匠緣」，它「隨」者遇着。它一遇着世人的技巧，以技巧為緣，那些工人會有技巧，他將你塊黃金就「整」(製造)出一隻獅子來了。那這個用來譬喻甚麼？這個「工巧」是指甚麼？這個大問題了，這裏金無自性，金是無自性就不會變一隻獅子，就要靠那個有技巧的工人，然後才「整」(製造)出一隻獅子來。那麼這個宇宙間就一遍真如清淨這樣，它哪裏又拿了一個技巧？那個真如之外，有一個技巧？是嗎？因為在真如之內，它當然要說它在真如之內的。那麼為甚麼？《大乘起信論》有一句，他說真如本來一片清淨」，但是因為它是不守自性，它無固定的自性。

所以它會忽然念起，忽然起一個妄念。他說其實並無另一樣東西叫做無明。那個「真如」忽然起一個妄念，就名為無明了。那即是，他說這個緣就在真如之內。由於它忽然起一個妄念，這個無明變了為緣了。那就叫做無明。一有無明為緣，就產生由簡而繁，產生這個森羅萬有的世界了。總之，那麼美的學說，那麼美的東西，講到這裏就真的不得美了。這裏，這裏，是最不美就是這裏。而且亦是最「擺命」(致命)的這一處了。這個思想體系最「擺命」(致命)就是這裏。聽不聽得明白？隨它遇着那個「工巧為緣」，它就於是變出金獅子來了這樣。你看那個注，注都注不成了。

你看他，他就說金喻真如不守自性了，是嗎？那個匠，工巧就指那個匠，工巧匠就緣那個工人，緣就用來況，況即是譬如，就用來比喻那個甚麼？「生滅隨順」的妄緣。譬如那個技巧，那個工人，用來譬如「生滅門」。遇着「妄緣」這樣，問題，就在這處。「妄緣」就在真如內，抑或在真如外。但是他罵你的，聽了就執著了。「真如一片清淨」，哪裏有「內外」這樣？他打窒你的口的，但這個你只是這樣打窒別人的口，這樣實在不可以的，是嗎？真如應該「離言說」，都可以說「內」和「外」嗎？這些就執著了，這樣是砸……「大石砸死蟹」(以權威來令人屈服)而已。

那些哲學家不服你的，是嗎？你對那班佛教徒講都還可以，你對佛教以外的人講

就不可以。你這樣罵人，打窒別人的口，不可以的。即是那個忍慧法師，有人問他，他說這個世界，甚麼都由那個妄念起的這樣，便有一個人這樣問他。那個妄念在那個佛性裏面，抑或在外面的這樣？你就不對了！你就不對了！佛性，你以為是有一件事物的嗎？有一件事物你就說有內、有外，有裏面、外面的，它根本都「無形無相」，它怎會有裏外的？你們已經是「執」了，你就執着了這樣。那確是被他嚇一跳，不敢出聲的。怎樣出聲好？不可以出聲。但是這樣，如果站在一個，這個人，這個普通人就被你罵窒，這樣才不敢出聲。

如果這個是教哲學的人，剛好遇着這個是研究哲學的人，(把)你叫做都「戇」的，完全都不講這個，不講思維方法，都不講學術，都橫蠻的，完全獨斷無理的人就會這樣。它都那麼簡單，那個像用來譬喻那些生滅，隨順那個妄緣。那個妄緣怎樣來的？這個便是忽然念起，是嗎？這個便是無明為緣。它的弊處就是這樣，對於它最吃緊的關頭，他就輕輕放過。你說它技巧亦可以，最扼要的地方，他輕輕放過。那就八個字這樣了它。這個注，這個注差，這個注釋極到差！「隨逐那個工巧」，那個有「工巧」的工匠為「緣」。就「逐有」，隔一行了，「逐有金獅子的相起」了，那麼於是就有金獅子的「相」了。金獅子那個形相，用來代表生滅的現象界了。

真如，那些金的質，用來代表譬如真如了。那你又看，那個時候就叫做「真妄和合」了。真如，生滅是「妄」，真如就「真」的。「一真、一妄和合」了這樣。那麼「真妄和合」的那時候，就不叫做真如了。「真妄一和合」那時候，就叫阿賴耶識了這樣。就成阿賴耶識了這樣。那所謂阿賴耶識一方面就抱着那個真如，一方面就抱着生滅。他這個阿賴耶識，和唯識宗的阿賴耶識不同的。唯識裏面的阿賴耶識，是生生滅滅的壞東西來的。但它華嚴宗那個……好了，偏偏給人選……

-完-